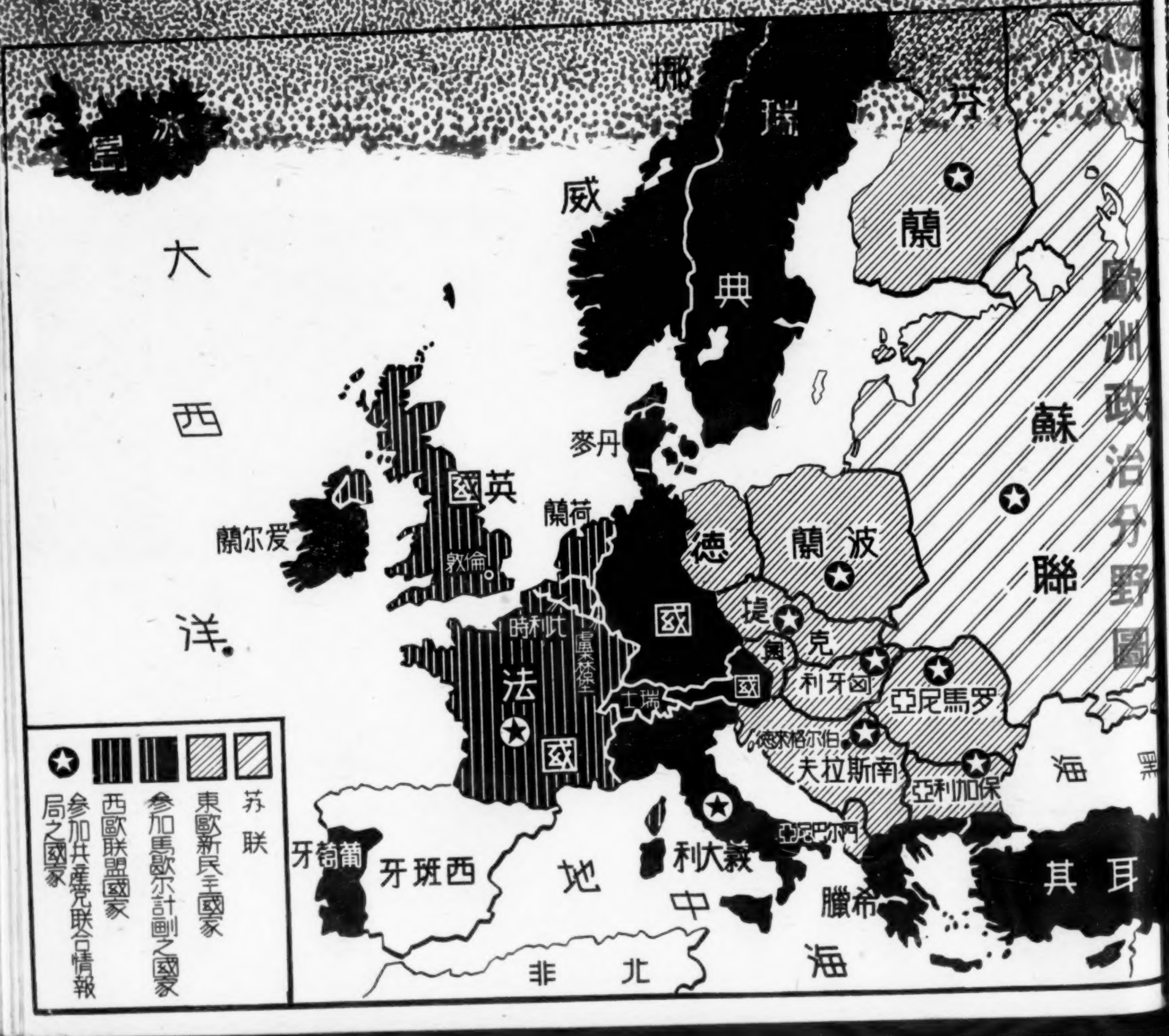
vol. 17
no. 24
June 19, 1948

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出版



興趣者，均宜人手一冊。

，是一本及時的參攷書。

而且還要把他們踩在脚底下，豈非是「逆天（客觀形勢）而

這樣，情形已經非常之明白，美國爲了實行其世界擴展的政策，決心要餵養東西兩隻惡虎來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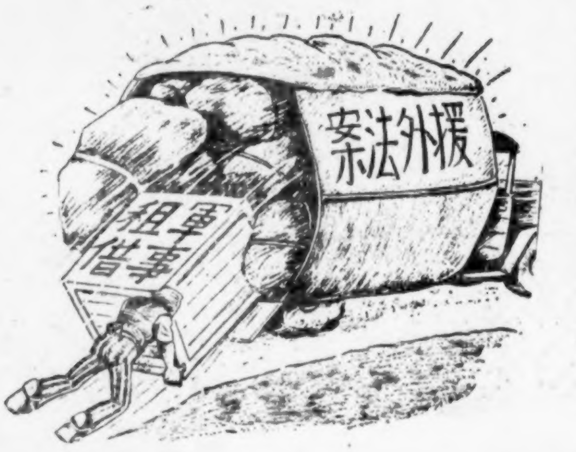
★圖畫中的世界★

美國援外法案

在國會討論通過及其主要執行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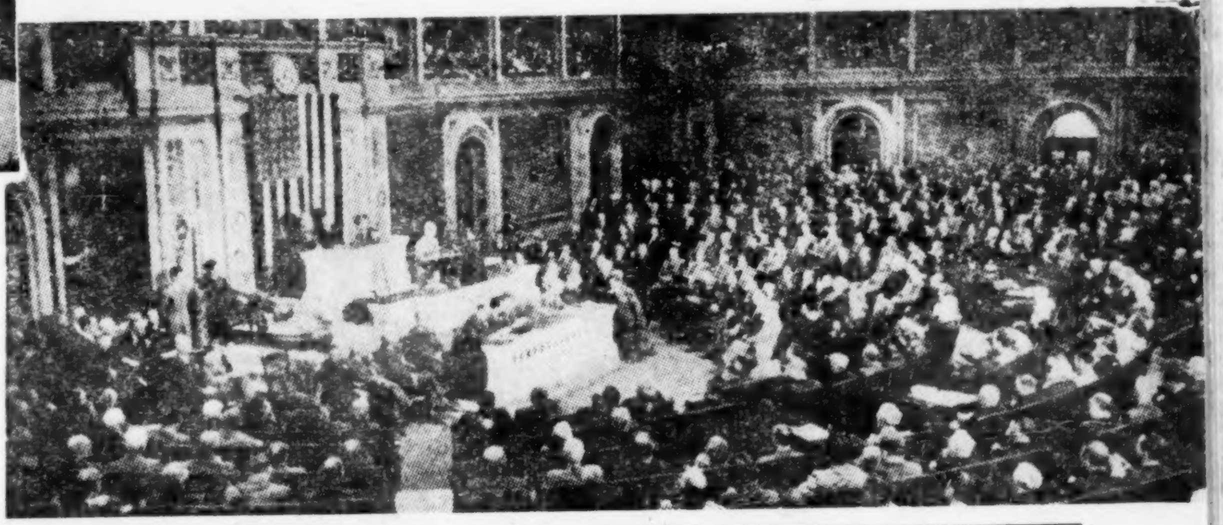
（上）美國參院外委會討論援外法案時的情形。



更重要的貨物在後面

（上）美國援外法案執行人霍夫曼。他是史篤特培克汽車製造廠的大老闆，共和黨頭袖范登堡的老朋友。

（上）美國援華法案執行人賴普漢，在接受任命啓程來華前，與霍夫曼會晤。



（右）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會演說，提出援外法案。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 目錄 —

瞭望台……（一）
世界新形勢——美國的備戰——六國協定和法國——西歐的危機——又一鐵的事實——非律賓也反扶日——長江的門戶打開了——羅德島的談判
六國協定與法國……孫思定（四）
從對外貿易看日本的再起……婁立齋（六）
事實勝雄辯……梅碧華（八）
致敬愛的讀者……編者（九）
論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陶大鏞（一〇）
從紐約看美國……劉尊棋（一四）
馬立克（時代與人物）……揆軍（一五）
美國新黨成就的檢討……華萊士（一六）

零售：每冊法幣七萬元
預定：
三月共計十二期
平寄：七十萬元
掛號：八十二萬元
航平：九十四萬元
航掛：一百〇六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定戶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

廣告價

地位	全面	半面
底外（雙色）	三千萬元	一千八百萬元
封底裏	二千八百萬元	一千六百萬元
正文前後	二千四百萬元	一千四百萬元

世界新形勢

假如年光能够倒流，把現在的世界至少拉回五十年，那末，倘如有一個獨佔資本的强國，要想趁着戰爭以後「衆窮獨富」的時機，用軍事和經濟雙管齊下的手段，以達到其奴役世界的企圖，這也許還有多少可能。那時候，說不定還可能有它絢爛的「黃金時代」。無奈今天懷着勃勃雄心的强權主義者，在那時候還不過是「初生之犢」，今天衰老了的雄獅在那時正是「萬王之王」。到了今天，固然是雄獅衰朽了，希特勒敗亡了，日本軍閥倒下了；但更重要的是經過法西斯蹂躪又打敗了法西斯的世界和人民也根本地變了！他們的力量，空前地强大了！所以在今天，誰要想用日本和希特勒的手段，或者是更新穎機巧的方法，來實現其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企圖，那顯然只有自取敗亡。理由很簡單：正如美國前陸軍部長史汀遜所說：「投錯了胎」。

看官！我的這段感慨，是細細考察了目前世界大勢之後而發的。我覺得今天天下洶洶，都莫非「强權」兩字。强權要擴展，强權要獨佔世界的利益，强權要奴役世界的人民……强權要囊括一切。但是世界的人民根本是在翻身中，或者已經翻了身。世界人民的能够翻身，就是因為他們已充份具有克服强權的力量和自信。强權者不但不讓人民翻身，而且還要把他們踩在脚底下，豈非是「逆天（客觀形勢）而行」？

俗語道：「不到黃河心不死」。形勢雖然很明白，但强權者是決不肯「知難而退」的。項羽到烏江自刎時還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可知一切的黷武的戰爭販子始終不肯放棄戰爭的叫囂和準備，——雖然，現在距離他們的「烏江」也已經不很遠了。

★

言歸正傳。却說這一周來，遠東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反扶日運動的洶湧。在重重困難之下，中國愛國的廣大人民，包括學生教授和社會人士，都一致大聲疾呼，反對美國扶植日帝國主義再起的政策，這壯闊的民族氣概，眞是可歌可泣的。美國方面，雖通過種種方式，强詞辯護，却不但無法掩飾鐵硬的事實，反而是「欲蓋而彌彰」。情急惱怒而後有司徒大使的聲明；略施「美援」便繼以長江門戶的洞開。美國的企圖昭然若揭，中國人的悲憤可知。强斯敦扶日計劃書中的一字一句，就足以抵銷一切强詞奪理而有餘。美國扶日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中國生存的危機。連菲律賓的報紙都說：近衛的幽靈，尙生存於國務部！

在歐洲，倫敦六國協定表示美國完成了對西歐的控制，和扶植德國法西斯的初步。皮杜爾為了倚賴美援，不惜拿法國的主權獨立和安全為犧牲，這已引起了法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法國人民歷來遭德帝國主義的蹂躪和踐踏，創痛最深，他們決不能再忍受德帝國主義再起的威脅，這與中國人民的反對日帝再起，完全是一樣的。

這樣，情形已經非常之明白，美國為了實行其世界擴展的政策，決心要餵養東西兩隻惡虎來充作工具，一隻是德國法西斯，一隻是日本法西斯。法國和中國，正各當着這兩隻「餓虎之蹊」，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安全，能不起而誓死反對嗎？

世界從反法西斯的勝利戰爭中解放出來不久，世界人民長滿了反法西斯的血肉，他們一定能够擊敗新的法西斯和扶植法西斯再起的政策的。

美國的備戰

自美蘇換文以後，世界和平運動的高漲，雖然壓低了戰爭叫囂的聲音，但美國的備戰行動，却仍在進行中，這是很可注意的。

十日，美參院通過了徵兵法案，該法案規定：

（一）自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青年一律登記；

（二）納入正規武裝部隊服役兩年；

「不要吵醒我的好夢。」

（美國「費城雜誌」）

（三）在未來一年中，數達十六萬一千的十八歲青年將獲准志願受訓一年，然後列入後備隊；

（四）恢復全國各地的兵役機構，猶如戰時所辦理者；

（五）招募外國人二萬五千名入陸軍服務五年，苟服務滿意則可有獲得美國國籍的機會；

（六）將正規陸軍、海軍和空軍核准的兵力增至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人，較目前的兵力限額增加三十四萬九千人；

（七）將後備部隊如全國保安隊等擴充至一百五十二萬人，即較目前所核准者增加四十五萬四千人；

（八）修改陸軍及空軍的軍事法庭制度，另行設立一法官團；

（九）凡未能迅速接受或履行軍事上的契約或命令之工廠、工業或商業機關，總統有權加以接管。

這第五項中的所謂「外國人」，主要可能是東歐各國的流亡人士，這似乎和華盛頓扶植「綠色國際」之舉正相配合。十一日，參院又通過徵募外僑二萬五千人組織「客籍軍團」案，據說服務倘如滿意，便給予美國國籍。又據德意志通訊社電傳，「德境美軍當局開始徵募德國飛行員，以前任職於納粹空軍者，現爲美國空軍所雇用。這些飛行員都有駕駛噴射式的飛機的經驗。」

美國在積極備戰中。無怪乎莫斯科的「文學雜誌」說：「現今在美國，我們很難辨別國務部在那裏開始和參謀部在那裏結束了。」

六國協定和法國

這幾天，六國對德協定正在法國國民議會熱烈辯論中。議場裏和法國的各種報紙上，充滿着一片反對的聲音。六國協定讓美國放手扶植了德國法西斯，又讓美國扭住了西歐各國的頸子，這對於法國，尤其是生存的最大威脅。許曼內閣爲了貪圖美援，不惜拿法國主權獨立和安全去交換，這在法國愛國的廣大人民，自然是斷乎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法國前航空部長戈特說：「對於這種不顧納粹被害國家合理要求的決議，如果我們說『是』，則以後勢必永遠說『是』了。本人切盼法國對此一建議報以一個『不』！」不錯的，對美國連聲稱「是」的只有皮杜爾等出賣祖國主權之流，法國大多數的人民是一定都要齊聲說「不」！

橋

（蘇聯「鱷魚」雜誌）

西歐的危機

一錯百錯，英法等國對美國連聲稱「是」的結果，必將招致無窮的禍患。「得寸可以進尺」，主人決不會放棄對奴僕的苛求。

據路透社九日電傳，美國最近正將雙邊協定草案由霍夫曼分別提交歐洲十六國。十六國均認爲難以接受。他們反對的理由爲：（一）草約措辭，過份驕傲武斷；（二）歐洲國家認爲應屬互惠性的若干義務，在草約中定爲受援國的片面義務。例如受援國應受四年約束，而美國則以逐年爲基礎；（三）草約內容有越出哈瓦那國際貿易組織憲章的規定者；（四）草約內容授權美國強制歐洲國家貨幣的貶值，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不能接受目前形式下的草約。

又據八日法國新聞社電傳，法國外交部發言人稱，草約中若干條欵，不僅要求接受美援各國普遍減低其入口稅率，且更須接受最惠國的條件，此等條件乃與英政府帝國優先權政策，及法國政府對前敵國的貿易政策相抵觸者。

夠了夠了。這不過是開始。

又一鐵的事實

十三日，美國商界五要人發表扶日復興的計劃，這是又一鐵的事實。

據合衆電稱：這個文件叫做「關於日韓經濟情形與展望及其改善辦法的報告」全文長達五十一頁，參予草擬的是化學銀行與信託公司董事長强斯敦、斯蒂倍克公司董事長霍夫曼、紐約銀行家洛里及紐約著名紡織實業家許歐等五人。報告書所提的建議，以下列三項論據的基礎：第一、日本的工

業化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是美國的一筆資產；第二、日本的自給自足可使美國納稅人每年減輕四億元的負担；第三、日本出口貿易的發展，有助於整個遠東的復興。

它的主要建議是：增進日本進出口貿易，並鼓勵其造船；儘量給予美貸；使日本像戰前一樣從鄰近各處取得原料……。中國當然是「鄰近各處」之一，活該又得充當日本的原料供給地了。這又是一套「日本工業，中國原料」論。單是這一點，究將置中國於何地？

菲律賓也反扶日

反扶日的不但是中國，最近菲律賓各報也表示憤慨的反對。馬尼拉時報十四日指出：「近衞雖死，但其精神仍生存於美國務部，其大東亞共榮圈仍在白宮南側大叫。」它又指出：「日本所需資源均仰給於國外。日本的鍊鋼廠若無美國的廢鐵與菲國廉價之鐵砂，即不能開工。日本需要中國東九省的煤塊、爪哇之油、菲國之木材、暹羅與緬甸之米」。這就是說，日本如再起，亞洲各國將不能免於成為掠奪的對象。所以「馬尼拉紀事報」更提出呼籲，號召中國、印度、緬甸、暹羅與東印度聯絡菲律賓一致拒絕對日貿易！

長江的門戶打開了

本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有一則新聞說，「美援把長江門戶打開，內河航權將難保全。」據說內河航權的暫時開放，乃美援的附帶條件之一，從此美國船隻可直駛南京與漢口。這件事在半年以前就已在醞釀，據說這個辦法在進行時及決定以後，政府當局一再約束航商對外絕對保守秘密，不得聲張。又據說覬覦中國航權最久最力且已作種種試探的英國政府，是否也將提出這種要求，正是一個大問題，因此我國航商，莫不感到憂慮。

問題不僅是內河航行權，這根本有關中國的主權；也不僅限於「航商的尋慮」，而有關中國每一人民的利益。想起了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打破我國的內河航行權，我們至今食其惡果，真是不寒而慄。因為航權的開放，必將招致外輪的長驅直入，不但對外貿易將全被掌握，即國內農礦工商各業，亦必受其壟斷，甚至有國家淪為附庸，人民永受剝削的危險！

羅德島的談判

自聯合國授權貝那多特為巴力斯坦調解專員，前往巴力斯坦後，阿猶雙方已接受貝氏的休戰建議，於十一日起停止戰爭四星期。十四日，貝那多特宣布在愛琴海內的羅德島成立調處總部，即會同阿猶雙方代表在羅德島上進行和平談判。至於蘇聯要求參予休戰監察團，貝那多特已予「謝絕」。

羅德島的「和平談判」，其實不過是英美之間的談判。美國在十日的安理會上，主張聯合國對聖地事務採取不干涉政策，而聽任貝那多特自由處理。這目的顯然在排斥蘇聯以及別國的過問。合衆社九日有一則電訊很堪注意：「據消息靈通人士認為，美英所尋求的最後解決是一種『秘密諒解』，將巴力斯坦劃分給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和外約但的阿拉伯六國。現在貝那多特與阿猶領袖折衝，以維持休戰，美英兩國於暗地裏進行這個目標。」英美正在以劃分勢力範圍的秘密外交，進行巴力斯坦問題的解決是很顯然的。

六月十六日

油桶裏的武士　（美國「民族周刊」）

六强協定與法國

孫思定

一

六月初旬是國際間一個非常的時會。正當中國全國各地各界爲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而自發地湧起愛國怒潮的時候，西歐的法國許曼內閣也因接受六强協定而在法國人民反對美國扶植德國的怒潮中岌岌不可終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人害怕日本軍國主義再起，法國人也害怕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捲土重來。

美國扶日，絲毫不容强飾；美國扶德，也是事實俱在，無法遮掩。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華盛頓記者曾報導說，前任德境美國軍政府肅清卡特爾工作部主任馬丁稱，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馬歇爾計畫執行人哈里曼和他們的同伴們都力求恢復德國對戰後歐洲工業的支配權；他們不僅已「運用馬歇爾計畫來做德國重工業的後盾」，而且更迫使美國軍政府肅清卡特爾工作部敷衍了事；克萊已取消關於重工業卡特爾、康拜因及托辣斯種種組織的改組法令。英國「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特派記者寫道：

「戰爭結束以來已在德國旅行過的英國工業家們，發現到對於將來德國工業的競爭有表示焦慮的充分理由，由於戰爭經濟的要求，那些工業已經擴張到遠非他們正常的生產能力所能勝任的規模，許多軍事工廠，原定一九四六年應「立刻予以摧毀」的，竟仍然保存完好。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盟國賠償事務所，可以支配的工廠祇二百二十八家，而俄國從西方接收到的很少，或者說一無所有，因爲克萊將軍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間就下令停運了。」

事實上，當六强會議於六月一日對西德政府、魯爾與幣制改革三問題獲得初步協議的時候，一九三二年曾任德國總理的白魯寧便於四日由紐約到達歐洲了。白氏由美國豢養了十五年之久，現在自然奉了美國的使命回到德國來和克虜伯輩重整旗鼓了。

二

然而，美國如此扶植德國，猶以爲未足；它還要西歐五國簽訂一個服辯式的協定承認美國的既成事實，還要五國共同扶德。法國的皮杜爾早已公開演說，「與各國合作而保障安全，並以互惠基礎放棄一部分主權，此乃法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法新五日）美國却還認爲不够；它要求的不僅是「一部分主權」，而是全部的主權；它要五國完全承認美國在西德的主子地位。即如魯爾問題，美國不僅根本推翻已往國際協定中所規定的國際共管的原則，而且連英法兩國都不容置喙。依照美國的主張，關於魯爾煤斤與鋼的分配方面，應以無限權力賦予馬歇爾計畫的執行機關，讓美國享有排他性的獨佔權。關於西德政府問題，克萊的經濟顧問威爾金生曾在華盛頓對參院撥欵委員會說明，「美軍佔領當局已訂有計畫，要成立一個西德政府，而不必取得法國的協議的。」

美國這樣獨霸的作法明明是排斥了法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可是一心以爲只要馬歇爾計畫發生效力的時候，便運用壓力，迫使其伙伴們接受美國的意志。所以自三月以來，一直由於法國的堅持而一再延擱，未能達成協議，到最近的六强會議中，美國的壓力便加强了。據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魯塞爾報導：

「美國駐倫敦大使陶格拉斯在施用强大的壓力，以便就西德政府及國際管制魯爾的制度兩點，迅速達成協議。陶格拉斯對於法國的立場屢次表示不耐，甚至據傳，他主張這個會議的決議應當做各國政府間的協定來看，不祗是像原來計劃的當做建議來看。」

巴黎「急進報」更把許曼皮杜爾對六强協定狼狽處境洩露無遺，該報說：

「法國政府正面向着極端困難的抉擇。法國或者拋棄自己的一切要求，同意恢復德國的戰爭潛力，因而恢復德國的威脅，以便德國的經濟復興，這勢必危及法蘭西的將來與安全；不然，就該說一個「不」字，就該使美國對於與英國一同單在雙佔領區範圍內成立一個西德意志政府，並對行使新幣制一事，負應負的責任。在這場合，法國政府就怕美國要大大核減根馬歇爾計劃運交的物資，以示報復了。」

現在從公布的六强協定看，皮杜爾並沒有敢說一個「不」字。從這協定的內容，可以確定說：

一、法軍佔領區完全與英美雙佔領區合併以後，成立一個强有力的西德政府，在美國指揮之下，由白魯寧之類德國獨佔資本的代理人重掌西德的政權，成立一個美德獨佔資本的統治集團，成爲眞正宰割西歐的主人。

二、魯爾區的管制名義上由六國共同參加，但實質上是西德政府的所有物，是美德統治集團宰割西歐的經濟基礎。

因此，西德不僅在政治上已歸入美德獨佔資本統治集團，而且現成掌握了魯爾這個强有力的侵略基礎，從此可以作馬歇爾計畫的中心基地，把西歐完全羅織入計畫網罟中去了。

復興德國，已成事實；現在法國所面臨的，已經不是一個復興的德國對於「法蘭西的將來與安全」的威脅的問題，而是目前這個協定已經確定了法蘭西喪失其獨立，喪失其安全保障；法蘭西已經喪失了「將來」，她在目前已經確定了她的在美德獨佔資本集團下面討生活的地位了。所以六强協定事

然而許曼皮杜爾及其伙伴們經由美英的授意指揮幫忙而曲折推行的賣國

然而，美國如此扶植德國，猶以爲未足；它還要西歐五國簽訂一個服辯式的協定承認美國的既成事實，還要五國共同扶德。法國的皮杜爾早已公開演說，「與各國合作而保障安全，並以互惠基礎放棄一部分主權，此乃法國

蘭西喪失其獨立，喪失其安全保障；法蘭西已經喪失了一
已經確定了她的在美德獨佔資本集團下面討生活的地位了。所以六强協定事

實上是法國的（當然也是荷比盧的）賣身文契。

三

其實，許曼皮杜爾的出賣國家主權犧牲國家安全的政策，從接受馬歇爾計畫的一天便開始了的。現在正式接受六强協定，只是他們一貫的賣國政策的結果而已。值得注意是今後法國的政治動向。

自從皮杜爾接受六强會議關於設立西德制憲議會及國際管制魯爾計畫以後，法國國內各黨派都一致反對。「反對者的主要理由爲六國會議建議的管制魯爾生產計畫，不足以適當地保障法國的利益。」（路透七日）而眞正引起全國各地各階層的强烈反對還是急進報所指出的德國的再起所給予法國的「將來與安全」的危害。法國人民親身遭受到一個侵略的德國兩次的危害，犧牲的生命財產以億兆計，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孤寡殘廢猶輾轉掙扎於困苦之中，國內的戰爭創傷猶未恢復，一切被侵略的慘痛經驗猶如昨日之新；而美國竟於納粹德國投降六年之內，隻手獨斷，放出了這隻西歐的猛虎，現在更進一步把虎口餘生的法國人民又送進了虎口。法國人民懲前毖後，安得不怵目驚心，羣起而誓死反對？

皮杜爾在接受馬歇爾計畫的第一天，早知道美國扶植德國的企圖，而且早知道法國人民必然誓死反對，他爲什麼在六國會議的三個多月中那麼游移，延宕、半推半就呢？這並不是說，皮杜爾沒有賣國的決心，而主要的是在覓取更有利於自己集團的賣國條件，並且希望覓取足以鎭壓人民反對以鞏固賣國政府地位的有利保障。

皮杜爾向議會聲述，「六國會議建議乃整個西方外交政策的一部。馬歇爾方案以及西歐聯盟固亦爲這一外交政策的一部。若接受這政策的一部而拒絕其餘部份，事實上勢所不能。」（路透七日）換言之，賣國政策是整個的。可是事實上由於美國的獨佔魯爾排斥了法國獨佔資本的利益，因此連國會中的右派反動集團也竭力反對。這就使皮杜爾與許曼只有向美國勒索，以便讓這些法國獨佔資本家失之於魯爾的可以在美援中取得補償，以美援來堵塞統治集團中反對派的口。所以法國議會始則一致反對，繼而因爲對於天主教學校的津貼問題獲得協議後，各黨派的反對便緩和了。許曼內閣無疑是從美援項下來進行這賄賂式的妥協的。

所以，可說皮杜爾在一開始時便全心全意接受美國的意志的，可是這幾個月來他和他的同謀者遲延不決者，就是要向美國討得一個回國去向國會向人民交卷的辦法。除了以美援堵口之外，這次英國工黨也幫了不少忙。六强協定成立之後，英工黨執委會主席英政府國家保險部長格里斐斯及工黨秘書長斐列浦斯馬上同到巴黎和法社會黨商量，主要地是要社會黨在國會中支持許曼皮杜爾，同時英工黨與法社會黨共同努力使國際社會主義大會通過決議承認六國議定的魯爾管制方案，企圖藉社會黨一貫的欺騙手段使西歐各國尤其是法國的工人不再反對六强協定。

然而許曼皮杜爾及其伙伴們經由美英的授意指揮幫忙而曲折推行的賣國政策還是有漏洞的。戴高樂在雄心勃勃，抓住了這個機會向許曼政府大張撻伐，其言詞是多麼漂亮，多麼動聽，好像他的確比許曼愛國得多了。其實誰亦知道，戴高樂今天在法國人民面前已經是最反動最沒落的一個黨派頭子，美國因爲他已經不足以騙取人民所以至今棄置不用了。這也就是戴高樂今天怨氣勃勃，完全是一種棄婦爭寵的姿態。他是在向許曼爭取賣國權，他不像社會黨人民共和黨和激進社會黨一樣以分得一部分賣國贓物爲滿足，他要求全部的贓物，他要求賣得更澈底。然而他却口口聲聲高喊「獨立」；這明明是利用人民的愛國心理，以進步的口號來騙取人民的擁護，以實現他的反動企圖。但即此也可見人民反賣國的情緒已經如何高漲了。

四

法國全國各地各階層的反賣國的浪潮已經風起雲湧，席捲了整個法國可以進而影響整個西歐，掀起壯闊的反美的洪流。這是許曼政府最所慄慄危懼的。所以在六國會議中，皮杜爾一再要美國提供安全保證，作爲接受六强協定的重要交換條件。其實法國人民早已明白，由美國扶植起來的强大德國，假使其力量强大得足以不受美國的管制而侵害法國的話，則美國怎麼能保證？假使這個强大的德國是經由美國同意甚至由美國指揮而向法國侵略的話，則美國怎麼肯保證？這個保證明明是騙人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皮杜爾所要求的保證，其實倒是對付法國人民的。許曼政府早知道賣國必遭人民的反對，但爲了保證賣國的澈底，保證賣國政府不致垮台，皮杜爾向美國要求「保證」，倒是情眞理確的。

所以從六强協定的前後，我們可以看到：

一、美國已經傾其全力扶植德國侵略勢力的復興；美國自己做了西德的主人而以西歐各國主權利益來豢養德國，使其成爲美國統治西歐的獵犬；

二、法國政府反動集團爲了維持少數的利益與地位，不惜完全犧牲了國家主權利益，投靠了美援，使法國永遠變成美德的殖民地；

三、在政府集團方面，除了直接進行賣國交涉的許曼皮杜爾一伙外，最無恥的是社會黨，以「中間」的假面目，幫助許曼皮杜爾，分化人民的反對力量，使許曼皮杜爾的賣國勾當更能順利進行。

四、在反對政府的方面，戴高樂却混在中間，高喊反政府；其實並非反對政府的賣國政策，而是反對許曼皮杜爾執行賣國政策；他要求以反政府的口號，推翻現政府，由他搶得這賣國政權，讓他來賣國。

五、法國的前途現在完全落在法國人民的雙肩。法國人民已經認清，一切禍根在美國的對外政策，而跟這政策結緣的，都是危害國家民族的禍水，許曼皮杜爾，要不得，萊翁勃倫的社會黨代表的「第三勢力」也要不得，戴高樂更要不得，因爲都是美援的經紀人。法國人民必須靠自己，把這些禍根禍水一齊清除掉，法國才會有而且一定有光明的前途的。

從對外貿易看

戰前的日本以貿易起家，戰後倒下了的日本將靠貿易重新站立起來！

在戰前，日本的對外貿易主要的建築在紡織業上。一九三〇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前一年，日本紡織品的輸出值佔輸出總值的百分之五五，紡織品原料的輸入值佔輸入總值的百分之二七。一九三〇年以後，跟着軍事侵略的擴大，輸出入商品的種類和數值也有迅速的擴展，而紡織品在整個貿易中所佔的比重却顯示出輕微的減退。以一九三六年爲例，紡織品的輸出值佔輸出總值的百分之四八，原料的輸入值佔輸入總值的百分之三三。這個紡織品輸出入值在輸出入總值中所佔百分比的變化，是值得深切注意的。爲甚麼一九三〇年時紡織品原料輸入值佔輸入總值的百分之二七，而紡織品輸出值竟佔百分之五五；一九三六年，原料輸入值佔百分之三三，而製成品的輸出值祇佔百分之四八呢？原因雖然很多，最主要的，就是那時輸入原料的一部份，在三井、三菱、住友等十四個大家族壟斷的工業組織下，已被移充軍需工業之用。這顯示出日本軍國主義的存在，紡織工業可能隨時變做軍需工業。在另一方面，一九三六年，日本紡織品的輸出市場共有一百另六個，其中有四十個受着各該政府輸入數量的限制，十六個屬於聯合王國區域內的，曾以優惠關稅制度抵制了日貨的輸入。在這種種限制之下，她的紡織品的輸出還能有這樣的成績，正足以顯示出她的紡織工業的堅强，對於她的侵略資本的蓄積，有着鉅大的幫助。

重工業，雖然她以「東亞的大工廠」自號，但機械的輸出在她的對外貿易額中所佔的比重並不多：一九三四年的輸出值祇佔輸出總值的百分之二・五，一九三五年佔百分之二・六，一九三六年佔百分之三；市場也很狹隘，主要的祇中國和蘇聯的亞洲區城。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以後，她的對外貿易完全在麥克阿瑟總部控制之下進行的。據本年四月二十五日美國務院公報載稱，戰後日本對外貿易的重心，還是建立在紡織品上。一九四六年，她輸入的商品，有三分之一是紡織品原料，差不多完全是原棉，全部由美國供給。輸出商品中，紡織品佔了三分之二。一九四七年最初八個月中，紡織品原料輸入值達三千一百萬美元，佔輸入總值的百分之九。紡織品的輸出值九千四百萬美元，其中棉紗和棉織品值七千四百萬美元，佔百分之七九，生絲和絲織品值一千一百萬美元，佔百分之十三，人造絲及人造絲織品與羊毛及羊毛織品各值三百萬美元，各佔百分之三。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私人對外貿易重獲開放，她輸出的商品除了棉織品、生絲和一九四七年生產的茶葉以外，還包括了礦砂、機器、金屬製品、藥品、化學品、染料、木材、紙漿、紙製品、陶器、磁器、水泥等等。一九四八年二月，麥克阿瑟總部又放寬了各國商人進出日本的限制，於是日本商品就廣泛地向遠東各個市場傾銷。

跟着麥克阿瑟總部放寬各國商人進出日本的限制之後，以美國紡織業專家傑可勃領導的日本紡織業調查團於訪問日本之後，又提出了一個復興日本紡織工業的計劃，他主張由美國貸給原料，用日本的低廉的勞動力，紡織成品，向遠東市場傾銷，就是遭受任何國家的反對，亦在所不辭。以美國陸軍部次長特萊柏領導的日本實業訪問團於訪問日本，和麥克阿瑟總部商討扶植日本復興經濟的計劃與步驟以後，特別强調日本經濟復興的最大阻力是糧食和原料的缺乏，因此要儘量幫助日本擴充出口貿易，使日本出口總值增加到目前的八倍到九倍，以償付她原料和糧食的進口。後者的對手，主要建立在英鎊區域和東亞各國，而中日間要迅速恢復積極的貿易，前者將以多種原料供給後者，後者供給前者各種工業用品。技術方面，要加速日本紡織品的生產，鼓勵日本增加商船噸位，在今後五年內的目標，要從一百萬噸增加到四百萬噸。

爲了促進這種種計劃與主張的逐步實現，美國參院於四月下旬，竟未經辯論，很爽快地通過了對日貸欵法案，由財部撥欵一億五千萬美元，貸予日本，充作貿易週轉金，讓日本在美購買棉花羊毛，復興紡織工業。六月七日，衆院軍事委員會亦予通過，祇待完成立法程序，就要交陸軍部長執行。以研究恢復日本正常貿易爲任務，由聯邦準備銀行楊格率領的美國技術調查團已於五月二十七日到達東京，和有關各方保持了密切的聯絡，五月三十一日，麥克阿瑟總部又宣佈：從六月一日起，日本與英鎊區域的貿易本位，由美元改爲英鎊。首先參加此項貿易本位的國家，包括英國及其殖民地澳洲、緬甸、南愛、冰島、伊拉克、紐西蘭、巴基斯坦、南非和波斯灣各國。香港到

看日本的再起

·婁立齋·

目前為止，雖未被劃入使用英鎊單位範圍之內，但出入口署總監謙士和已飛往東京，代表香港政府和麥克阿瑟總部商談有關港日的貿易問題。據六月十三日合衆社香港電稱：香港政府對於日貨在港傾銷，還沒有加以限制的意思。日本投降以後，她對英鎊區域的貿易，在她整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還沒有佔到重要的地位。這主要原因是由於過去她的對外貿易，輸出都要以美元結賬，而那些地方都是缺乏美元的，所以她們雖有輸入日貨的心願，也莫由如願。例如東南亞洲的英國殖民地，需要輸入日本的棉紡織品，但缺乏美元，無從輸入。四月中旬，孟徹斯特的紡織業界發起舉行英美紡織業者聯席會議，英國代表於提出限制日本紗錠的要求之後，又表示希望增加輸入日本棉紡織品，能以英鎊結賬。麥克阿瑟總部這一措施，既符合了特萊柏提出的擴充日本出口貿易的計劃，而又替日本商品的傾銷擔任了「清道」的工作。六月七日，日本已從積存的棉布三億平方碼中，撥出一億平方碼，運銷英鎊區域。這就無怪日本工商大臣水谷十分虔誠地在感謝美國的特別好意了。六月一日，在麥克阿瑟總部的同意之下，日本又和越南成立貿易協定。據日本貿易所長永井宣稱：「此一協定，即係對法郎集團貿易的初步協定，正和英鎊集團貿易協定相同，亦可適用於法國以外的法國其他領屬。」暹羅也在考慮擴大對日貿易，日本和印度的貿易協定，也快垂成。

日本政府配合着美國的援助，除增闢十四個貿易港口外，並分別與美國進出口銀行、大通銀行、紐約市銀行及許羅德爾銀行等成立了棉花信用借欵六千萬美元，用以採購棉紡織品的原料。她的海外航運，正計劃向海南島、越南及以東南亞洲各地擴展，造船業也積極推進，製造船艦鋼鐵材料的重工業八幡壓軋工廠已準備復工。不僅如此，她對美國各銀行成立的六千萬美元棉花信用借欵已獲得麥克阿瑟總部的核准，即可動用，而麥克阿瑟又允許她派遣代表，出席國際會議，讓她回到世界貿易市場。

把以上這一連串的消息放在一起，我們已可看到將來的遠東市場，又要成為日貨的天下。在戰前，日本工業的原料，主要的取給於遠東；同時她的工業製品也以遠東為主要的市場。在這樣的貿易狀態中，日本對遠東——尤其是中國人民進行了超經濟的剝削，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在這種超經濟的剝削中壯大起來的。現在她倒下了還未滿三年，血腥臭的日本商品又捲土重來，重溫超經濟剝削的舊夢，這對五十年飽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蹂躪的遠東——尤其是中國人民，是一個生死有關的威脅！

一個戰敗國家，在和約尚未成立以前，她的對外貿易能有這樣迅速的發展，是史無前例的奇蹟，這個奇蹟的造成完全是美國一手包辦的。美國為甚麼要造成這個奇蹟呢？拿美國人自已的話來答復：「因為中國在亞洲反共的鬥爭中間，永遠不能處於決定的地位，所以改變對日政策，以積極步驟，扶助日本」。「為保障美國工業的前途，應協助日本復興紡織工業，並使其重獲東方及過去各殖民地方面的市場」、「日本的工業化，在經濟上與戰略上是美國的一筆資產」啊！

馬尼拉時報指出：「近衛雖死，但他的精神還生存於美國國務部，他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仍在白宮南側大叫」。日本帝國主義將在美國的積極扶助之下，重新從貿易中站立起來，奴役整個遠東——尤其是中華民族。日本的商品將積極地向遠東——尤其是中國的市場傾銷。現在走私日本商品已滲入到中國每個市場的角落，受過特別訓練的「神風隊」隊員已駕駛了偽裝的漁輪向中國沿海測量走私的路線。除了少數愛在「棉花裏的尖刀」與「糖衣裏的砒霜」下討生活的人們，還漠視這個現實外，大多數的人士都在怒吼了。

四萬五千萬的中華民族，不，十萬萬的遠東人民的血肉已不再是奠定日本帝國主義的「長城」，他們將以團結的力量，堅決反對美國扶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拒絕對日本的貿易！

讀者注意

一、本刊第十七卷共二十四期業已出滿，自下星期六起，本刊循例休刊二星期。第十八卷第一期準於七月十日出版，休刊期內，本社照常辦公。

二、茲因近來物價狂漲，本刊成本加重，自即期起調整售價，以資挹注。讀者如欲減輕負擔，敬請直接向本社訂閱。

三、定戶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四、本社出版各書，自六月十五日起，一律以基本定價五萬倍計算。

五、為優待本刊直接定戶起見，嗣後郵費漲價概由本刊負擔。

事實勝雄辯

梅碧華

「因眞理得自由而服務」——引自燕京大學校訓

美國扶日，是鐵的事實，無可否認。一口咬定，說是沒有這回事，是無濟於事的，是不能令人心折的，不能令人信服的！

我們說，美國扶助日本帝國主義復活，是鐵硬的事實。這不是憑空捏造的。這是有根據的。然而，根據又在那裏呢？我們的根據就是美國的官方文件、談話，非官方的書籍、雜誌、報紙，更重要的是駐日美國記者的電訊。這些材料提供了鐵硬的事實。人們可以對這些事實加以不同的解釋；乾脆否認它的存在，是辦不到的。

中國人民根據這些事實，發爲呼聲，反對美國扶助日本，這完全是爲了我們民族的利益。我們認爲美國扶助日本，對我們是最大的威脅，對中華民族是一個新的民族危機！中國學生熱心地傾聽關於這個問題的演講或座談，是爲了更深入地認識這個問題；他們勤懇地閱讀有關的資料，是爲了更清楚地把握這個問題；他們出版壁報、舉行展覽會、發動示威遊行，是爲了喚醒國人，大家一致嚴重地警覺這個新的民族危機。他們的動機是純潔的，他們祇聽命於自己良心的鼓勵。然而，美國政策的辯護人却說他們是錯聽了消息（Misinformed），是誤入歧途（Misled）了。

美國駐滬總領事葛柏德先生憤怒了；美國人主辦的「大美晚報」也表現了從來未有的按捺不住；最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也動了肝火，他說：「這就是我畢生的完全失敗」。但是，在他們所有的論據之中，却沒有一點能夠有力地把事實駁倒。他們的論據並沒有解答中國雜誌上任何一篇有關問題的論文。他們最得意的辯護，就是司徒雷登所說「以爲沒有任何人能提出日本軍力的任何部份現正予以恢復的證據，也沒有任何人能提出美國有使日本軍力永不再起以外任何用意的證據」。

這樣的辯護或許會使我們無話可說，因而遭受敗訴的判決。但是，誰笑得最後，誰笑得最好。你們的愉快是太早了。

我們和你們之間的辯論，並不是從今天開始的。然而我們不怕疲倦，我們不怕舌敝唇焦，我們還要大聲地控訴下去。「因眞理得自由而服務」（Truth Through Freedom For Service）——這是司徒雷登題贈給燕京大學的校訓。是的，我們中國人民「因眞理得自由而服務」。所以我們還要控訴下去！

我們從來沒有反對過日本人民應該過正常生活。非但不反對，我們還主張改善他們的生活呢！我們不贊成使日本人民的生活回復到三百年前的農漁時代，我們也不贊成把他們排斥到國際的正常生活之外。你們說我們要餓死日本人，這是可笑的。你們在日本的所作所爲，並不是在扶助日本人民過正常生活。你們所急於恢復的是日本獨佔資本家的事業。然而我們中國人民是侵略的犧牲者啊！爲什麼要取消賠償呢？司徒雷登、葛柏德、「大美晚報」可沒有給我們一句答覆啊！

在沒有和約之前，也就是正常外交關係沒有建立之前，美國是在恢復日本的紡織業了。葛柏德說：「日本人所能生產的東西，實際上沒有一樣不是和他們所攻擊的國家所產生的貨物競爭的。」（四月卅日在國際聯誼會演說）葛柏德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日本絲是和美國的尼龍絲競爭的。是的，你們不怕競爭。但，你們却無權替中國的民族工業家也說聲「不怕競爭」。有一個新聞記者把這個問題拿來請教司徒大使，他答道：「這在乎中國人他們自己，現在根本是個自由貿易的世界，中國人用不着怕競爭。」（六月五日大公報）中國的紡織工業家，聽見了嗎？這是誰在扼殺我們的生路？

根據波茨坦宣言，盟國應該解散作爲戰爭潛力的日本財閥。提到這一點，我們要說的話可長得很呢！然而，爲了節省篇幅，又爲了使你們不致誣賴我是Misinformed起見，我找點證據給你們：六月五日「密勒氏評論報」社論第九頁第二欄第三段。我們並不同意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論點，但這一段却足以證明美國是在扶助日本財閥。

平時工業是不能和戰時工業分爲截然不同的兩段的。日本發展紡織業，便要發展對外貿易，於是造船業、鍊鋼、電力、石炭……一個跟上一個來了。日本在幾座島嶼之外，並沒有佔據土地，這又何足以證明日本不會威脅中國呢？日本對外的侵略一向是先採取政治與經濟的方式，然後再出以軍事的行動。「密勒氏評論報」說，這一點中國人比美國人懂得更多。我舉別的例子會被你們不屑一顧，因此我們還是勸你們一讀該刊第十頁第二欄第三段。

美國正在重新武裝日本。你們是愛證據的。好，請讀五月廿九日「大公報」載高臨渡先生的東京通訊「帶槍的人」。讀過了嗎？現在面紅耳赤的不是我們，而是你們這些不肯承認事實的紳士啊！

我們並不反對你們有說話的自由。在過去若干時日之中，你們說了很多。恕我冒昧，替你們總結一下：第一、你們說中國人民反對美國扶助日本是忘恩負義。你們給我們吃飯，給我們唸書（指教會學校），到頭來，反來和你們敵對起來。第二、你們說反對美國扶助日本是少數人的陰謀。大多數人是盲從的，是上了少數人的當、是怪可憐的。第三、你們指出反對美國扶助日本就是反對中國政府，你們對中國政府微露不滿，你們在埋怨中國政府沒有盡力之所及，撲滅這個民族運動的浪潮。第四、你們說，再幹下去將招致「不幸的結果」，「你們必須準備承受行動的結果」。你們好像是在說：「哼，等着瞧吧，小子們！」

司徒雷登大使是自稱以「協助增進中國學生的幸福」爲職志的。然而這一回也把面子拉開了。葛柏德在南斯拉夫嘗過鐵窗風味，是被該國人民驅逐出境的；在上海，他是可以什麼都不在乎的。這一回，大使却和他的同事總領事一樣，也什麼都不在乎了。他們對中國人民宣戰了！

現在的局勢似乎非常混亂，非常複雜、許多問題糾結在一起，令人理不出一個頭

緒來了。事實上，我的看法却剛剛相反，現在一切都明瞭了：

第一、你們是在轉移中國人民的視線。美國扶助日本據說是爲了避免使日本淪於共產主義；美國公開宣稱扶助日本是爲了反蘇。好一個神聖的目標！看誰還敢反對？

第二、你們在反蘇反共的藉口之下，實際上却是在反對中國人民。你們絕對不會停止美援，也絕對不會來援助中國人民。正如交通大學學生在一篇聲明中所說：「中國已經得到太多的美國子彈了！」（據六月五日「字林西報」）

中國人民反對美國扶助日本政策，是由來久矣。自從美國開始破壞波茨坦宣言以來，中國已經不斷發出呼籲（我們還可以引一些官方的文件和官方報紙的輿論作爲旁證）。這絕不是偶然發生的。反對美國扶助日本的，也不僅是教會學校學生，不僅是學生，而是我們中華民族各階層的人民。這是一個極廣泛的愛國運動。這個運動，在你們加緊扶助日本的發展之下，是空前地高漲起來了。

中國人民絕不反對美國人民。你們找不出一句話來證明你們輕率的武斷。美國農民使了勞力，美國納稅人出了錢，被你們用來實現不名譽的目標。——他們的勞力和錢，被你們濫用（Misused）了。我們對他們十分同情。實際上，美國人民並沒有贊成你們糟塌他們的勞力和錢。中美人民之間的友誼，不會由於美國政府的政策而有所改變。反之，在這戰爭叫囂被打擊得一蹶不振的今日，中美人民對於世界普遍和平的要求是匯合一致了。

中國人民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帝國主義復活的意志，是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沒有人可以利用這個運動。沒有人可以把這面鮮明的大旗搶去。

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絕不會被某一派系作爲「反美」或爭取美援的工具（上述一期「密勒氏評論報」即有此項看法，這是錯誤的）。

我們有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我們——作爲愛好獨立、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民，才是眞正的光榮！

蔑視和反對中國人民的紳士先生，請你們準備承受不幸的結果吧。

致敬愛的讀者

日子眞快，本刊又出滿了十七卷。我們照例休刊兩星期，要和親愛的讀者諸君暫作小別。趁這小別之前，我們有幾句話想和讀者諸君說一說。

最主要的一點，我們謹向愛護本刊的讀者和作家諸君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我們這個小小刊物，得能在苦難中支持到今天，那全是靠了廣大讀者的督促和愛護，靠了多位作家辛勤的灌漑和培植。這份偉大的無比寶貴的幫助，乃是這個小小生命和本刊同人不墜的信心的所繫。

但我們很慚愧，這個刊物充滿着它一切使讀者失望的缺點，這全是編者的責任。這個，我們不敢求讀者的寬恕和諒解，我們誠懇地竚候着讀者諸君率直的批評和指正。

在你們的策勵之下，我們決心在休刊期間從事革新的設計和努力，希望本刊第十八卷和讀者見面時，能夠有新的面目和更充實的內容。但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靠我們少數人的力量是不夠而且不可能的。這就必須要和你們廣大的讀者商量，請你們盡量給我們以批評、建議和意見。你們很忙，我們知道。但爲了這個小小刊物，我們要求你們務必化幾分鐘的時間，給我們一些指示吧。我們誠懇地盼望着。

爲了便利讀者諸君的解答，我們特提出了下面幾個具體的問題：

（一）你認爲本刊的封面，有改變必要嗎？倘要改，如何改？

（二）在第十七卷本刊中，你最滿意的是那幾篇文章？那一類的文章？最不滿意的是那幾篇？

（三）你是否覺得本刊文章不够反映現實？

（四）你覺得本刊所登文章，太短還是太長？

（五）你對於畫報和漫畫感到興趣嗎？是否應加改進，如何改進？

（六）你認爲應該再增多那一類的文章？

（七）你認爲「瞭望台」的寫法是否適當？如不適當，應該採取何種方式？

（八）你對本刊所選擇的譯文材料是否滿意？譯稿應該增多還是減少？

（九）你是否認爲應有長篇連載？那一類？

讀者讀君倘如無暇寫有系統的意見，我們希望他能將上面問題的答覆寄給我們，因爲這似乎比較省事，只要把同答的意見註上（一）（二）（三）……就可以了。我們收到你們意見後，當加以綜合歸納，作爲革新本刊的南針。

另外一點是關於業務上的問題，就是我們熱烈希望讀者直接訂閱本刊。我們這個要求是爲了我們自己也爲了讀者着想的。

物價在瘋狂騰跳。本刊這期原想咬緊牙齒不漲價，最後也終於不得不漲到了七萬元。但是到這期本刊發稿時，紙價已漲達每令一千一百萬元，這樣下去，眞是「伊於胡底」！恐怕等到本刊休息半月以後出版時，這物價又當「刮目相看」了。

我們實在不想漲價，漲價於我們沒有好處。漲價影響了購買力，購買力低落影響到我們刊物的銷路。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讀者的利益可說是一致的。

我們的經濟能力又微薄，眼見得紙價日日跳，又沒有錢預先把紙囤購起來。想起兩星期以後的情形，我們眞寒心。

但我們在無可如何中想出了辦法。決定在休刊期間擴大直接的定戶。這樣一來，可以讓讀者不致受到半月以後漲價的損失。對於我們，老實說，我們也可以靠定費的收入去購進一些紙張，俾我們在瘋狂漲風中增加多少抵擋的作用。

我們竭誠希望讀者諸君響應這個「兩利」的辦法，趕緊定閱本刊，並多多介紹親友定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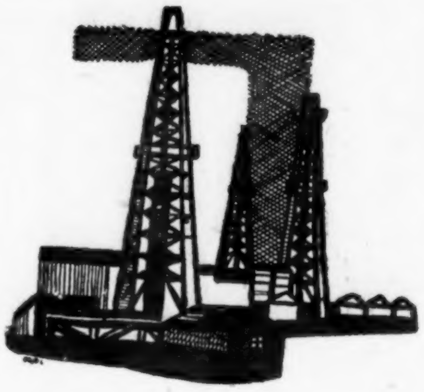
附本刊直接定戶優待辦法及價目如下（定戶暫以三月爲限，期滿通知續定）：

定戶享受六大權利：一、按上海零售價八折；二、定閱期內不受漲價影響；三、每週出版儘先寄奉；四、義務代訂各種什誌；五、購閱圖書本版七五折外版八折（七聯九折）；六、郵費漲價，由本刊貼補。

訂閱費（書郵費在內）：平寄七十萬元，掛號八十二萬元，航平九十四萬元，航掛一百〇六萬元。

論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下)

陶大鏞



新捷克：捷克是東歐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所以，國有化政策對於戰後捷克的經濟改造，也就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它前後頒行了兩次國有條例，第一次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四日，國有的範圍包括全部煤礦、銀行與保險公司，以及僱工人數平均在三百人至五百人的單獨工廠（視各業規模而定）。結果，有82%的電力工業、煤氣工業與水力工業，75%的鋼鐵工業與工程工業，74%的化學工業，68%的玻璃工業，60%的皮革工業，59%的建築材料與陶瓷工業，46%的紡織與衣著工業，39%的糧食工業，28%的造紙與印刷工業以及10%的建築工業，均已收歸國有。至於第二次國有條例，最近（一九四八·四·廿八）剛剛通過，已把國有的領域擴大，規定全部對外貿易、批發貿易、建築工業與食品工業，以及僱工人數平均在五十人以上的一切單獨工廠，統統收歸國有（按捷克的鐵路、航空、電報電話、廣播事業、電影工業早已國有）。照第一次國有條例，收歸國有的工廠，祗佔到全捷工廠的百分之六二；但照最近這次的國有條例，已使國有工廠的百分比，增爲百分之九〇了。（官方數字尚未發表，這裏根據「經濟學者」的，統計見一九四八·五·十五該刊）對於收歸國有的私人企業與外資企業，在原則上均予補償，但屬於德人、匈牙利人（指危害捷克利益的匈人）與賣國賊的廠家，一律予以沒收。而補償額的大小，則視企業本身資產（減去負債）的市價爲準（照法令頒行那天的市價來估算）。倘無市價，則由政府參照實際情形，另訂官價。補償的方式，以政府債券爲主，現金與其他證券爲次。政府專撥一筆基金（稱爲「國有化經濟基金」Fund of Nationalized Economy），作爲補償之用。交由基金機構主持一切補償事宜。（作爲補償之用的政府債券，亦由該機構發行）凡違犯或阻撓國有條例者，將處徒刑五年，或兼罰欵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郎（Crowns，捷幣單位）。

新南斯拉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頒佈的沒收敵僞財產法令，是國有化的第一聲。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新南斯拉夫政府又正式頒行了國有法令，攏統規定一切大企業均歸國家經營，對私人與外資的補償原則，幾與捷克一樣。除此以外，有兩點特殊規定：（一）收歸國有的企業，因下列原因發生的債務，國家不負清還之責：（A）戰爭期間在業務上的損失；（B）通敵發生的損失；（C）故意製造的債務。（二）從國有條例頒行之日起，私人倘要新設企業，須先得到國民議會的核准。所以，南斯拉夫的國有條例，已較波、捷兩國跨前一步。到目前爲止，國有的領域，約佔了全南企業的十分之九。像煤礦、電力站與五大鋼鐵廠，已全部國有；另有95%的電機工廠、92%的化學工廠、90%的鐵礦、87%的五金工廠、80%的紡織工廠與許多大規模的水泥工廠、鋸木工廠、靴鞋工廠、麵粉工廠等，也都國有了。

新保加利亞：在各新民主國家中，保加利亞的國有化政策，可說是最激進的了。根據今年一月頒行的兩大國有條例，（一是工礦業國有法令，另一是銀行事業國有法令。）規定合作社資本與外國資本以外的一切私人工廠與銀行，全部收歸國有。除德人、義人（指停戰以前的義人）與戰時通敵者的產業外，餘均照官訂估價標準，予以補償。補償率是累減的，即資產額愈高，補償率也就愈低。

新匈牙利：戰後匈牙利的國有化政策，也像捷克那樣，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係從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七年底

，國有的對象，限於四大工業（即：煤業、動力工業、重工業與農業機器工業）與七大銀行。除大煤礦（僅1.4%的小煤坑尚在私人手裏）與七大銀行全部國有了以外，其他的國有領域，約佔了全般工業的三分之二（從百分之六五至六八）到最近（一九四八・四・廿九）。新國有法令頒佈，保加利亞的國有運動，就走上了第二階段。新法令規定僱工人數平均在一百人以上的單獨工廠，一律收歸國有，（這次收歸國有的工廠，共有五百座。）它使全般工業裏的國有領域，從三分之二增為四分之三——約佔百分之七八——了。（但像電力工業、造紙工業、錳礦、鐵礦、鐵礬土礦等，已全部屬於國家。）這兩個國有條例的基本原則，是取法捷、南兩國的。但也有三條新的內容：（一）凡外資超過一半以上的大企業，暫不收歸國有，但應移交國營。（二）所謂外資係指實際從國外輸入的資本而言。（三）國有範圍以工廠為限，一般商業機關暫不適用。

新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的國有運動，稍微落後。新人民政府建立後，雖把戰前的官僚資本與德、義資本大部分變質為國家資本，但其他外資油井，僅祗收回了一小部分。（去年年底曾收回兩大英資石油公司，其他的，正在續商接辦中。）在全般企業中，國有的部分，約佔百分之三十五。

上述這些，就是戰後新民主國家國有化政策的具體內容。整個說來，各國的官僚資本已連根剷除（僅羅馬尼亞現尚有一些殘餘。）但外國資本尚未全部清算。（在新民主政權的監督與統制下，這部分外國資本不可能再為非作歹，各國所以不一下子予以清算，也無非為了減少國際磨擦。）倘就國有化經濟的領域來看，則保、南兩國最廣，捷、匈、波次之，羅馬尼亞殿後。但這祗是國有化程度上的差異，在國有化的發展形態上，各國仍舊是一致的——各國都奮步從主要生產手段國有走向一切生產手段國有的路上去！

四　工會領導國有運動

然而，新民主國家國有化政策何以會有這樣光輝的成果呢？它主要由於三點：

第一、由於新民主政權的建立與鞏固，這是最基本的因素。一般說來：一個國家的勞動人民政權愈鞏固，它所採行的國有化政策必然會愈澈底、愈進步、愈革命。保、南兩國的國有運動所以領先，無非由於他們兩國的新民主政權最為純粹與鞏固；羅馬尼亞所以落在各國後頭，就因為它的人民政權直到密契爾遜位（一九四七・十二・卅）始趨鞏固。今年二月後，捷、匈兩國的勞動人民把新民主政權建立在一個最堅實的基礎上，相對地，使它們兩國的國有化綱領，也朝前跨一大步！相信不久的將來，羅馬尼亞也會迎頭趕上的。

第二、由於反封建工作的認眞與澈底，這是最有利的因素。前面我已提到：戰前東歐各國的官僚資本，扼住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向廣大人民進行無情地無恥地無盡地剝削。但各國建立了新民主政權後，一方面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耕者）所有，（詳見拙作「論新民主國家的土地改革」一文，載時與文三卷七期）同時又把半封建的官僚資本收歸國家所有。這兩項工作是不可分也不能分的！大地主往往就是大官僚。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集團在農村經濟裏的剝削；國有化政策又消滅了封建集團在都市經濟裏的剝削。國有化政策可以看成土地改革的擴大。戰後新民主國家土地改革的澈底執行，已替國有化政策掃清了障礙！

第三、由於工會的直接參加與領導，這是最有效的因素。一個與工會脫節的國有運動（像英國工黨的國有運動），既不能眞正照顧到勞動人民的利益，也必然得不到勞動人民的眞誠擁護，並且遲早會變質為一種非驢非馬的社會改良政策。戰後東歐各國的工會運動，蓬勃發展，（例如：波蘭的工會會員，戰前不到一百萬人，戰後增為二百三十餘萬人；捷克從戰前的一百二十萬人增為現在的二百二十餘萬人，南斯拉夫從三萬二千人增為八十萬人，保加利亞從三萬四千人增為五十餘萬人。）工會不僅參加並且直接領導了一切政治與經濟的改造工程。關於這點，我想補充說明一下。

東歐各國工會參加與領導國有運動，大體上，不外通過兩種方式，第一種自上而下，是通過中央機構來進行的；第二種自下而上，則是通過基層組織來推動的。

先看第一種方式：每一種國有事業的部門，由政府主管當局（如工業部長、糧食部長等）任命管理總長（Director-Gereral）一人，主持這一部門的國有事業（如捷克工業部長任命十一位管理總長，分別主持煤礦業、動力工業、鋼鐵工業、工程工業、化學工業、陶瓷工業、玻璃工業、造紙與木質纖維工業、木材工業、紡織工業、皮革與樹膠工業。）管理總長的人選，通常為技術專家或該業工會的領導人。在管理總長之下，設有管理局（Board of Management），協助管理總長處理各種事務，管理局是一個諮詢兼設

計機構。管理局的委員，先由政府、工會與管理總長分別推荐（各政黨有時亦可推荐專家）再由政府任命。約有三分之一的委員，可由工會提請政府任命。管理總長與管理局（在捷克共有委員九人）的中心工作，爲確定一般方針（即一般政策），如遴選各工廠負責人、籌商財政事宜，草擬投資計劃，監督進出口與調查勞動福利等。管理總長與管理局多數委員意見發生衝突時，由政府主管當局與總工會聯合仲裁。在每一國有事業部門內（即在管理總長與管理局之下），分設許多國有工廠（National Enterprises），工廠數目，視各業實際需要而定。（像捷克的工程工業部門，分設六十餘國有工廠，而造紙與木質纖維工業部門，僅設八座國有工廠。）往往按照地理上與生產上的實際情形，將同類的中、小型工廠，併爲大型組織，集中加以管理。（如捷克收歸國有的大小工廠，共有一千八百個，併爲二百多個國有工廠。）每一國有工廠設廠長一人，由管理總長任命。在任命前，須先向管理局諮詢，并須得政府當局的許可。廠長再分別任命各部主管人員。另設管理委員會（Committee of Management），輔助廠長推行各項工作，它的功能，與管理局相仿。工會也派代表參加管理委員會（委員係由政府當局與工會聯合任命），它是國有工廠與工會間最重要的環節。這樣，上自管理局（甚至管理總長的人選），下至管理委員會，非但都有工會代表直接參加，在事實上，工會也起着領導作用。

再看第二種方式：在每一個單獨工廠（不論規模大小），通常都設有工廠委員會（Works Councils）（譬如：在捷克，僱工人數在二十人以上的國有或私有工廠，均設有工廠委員會）。這工廠委員會可視爲工會的細胞組織。它雖不是一個執行機構，但它對廠方一切計劃與設施，却有決定性的影響。工廠委員會可向管理當局（即管理委員會）建議，也可要求管理當局報告廠方一切，特別是關於廠方的生產進度、財政收支與技術設備，甚至還可請求管理當局提出改進廠務的長期性的計劃，必要時，可向管理當局查閱文件與賬目。管理當局每年須向工廠委員會提交一份廠方的資產負債表：工廠委員會則每年舉行兩次大會，每次會上，管理當局都要派員詳細報告廠務。總之，廠方一切事務，都要向工廠委員會公開。倘工廠委員會認爲管理當局工作不力或處理失當，可以予以批判，并提出建設性的改革方案。倘管理當局置之不理，工廠委員會即可向當地分工會控訴，由分工會派員調查，并出面調停。倘分工會與管理當局意見仍舊不能一致，再請總工會與政府主管當局聯合仲裁。不過在實際上，因爲工廠委員會亦派代表參加管理委員會，雙方意見，每每很融洽也很容易疏通的。（工廠委員會參加管理委員會的代表，約佔委員名額的三分之一，工人方面的代表，當然是超黨籍的，通常由經驗豐富、衆望所歸者充任。）所以，工廠委員會是工會參加與領導國有運動的最有實際力量的組織！

上述這兩種方式，不管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它同樣表現了一種工業上的新民主主義。各國工會與國有工廠之間的關係，都是用這個新的工業民主主義聯繫起來的。有了它，工人才會眞正得到工作的自由與不虞匱乏的自由（譬如：非得工廠委員會同意，廠方不得辭退任何工人。）；有了它，工人的生產熱忱，才會自動地提高；有了它，資本主義式的「人剝削人」的生產關係才會消滅；有了它，工人才會把國有運動視爲自己的事業！（譬如：在國有工廠的全年收益中，將撥十分之一，充作工廠委員會的經費與福利基金。）所以，新民主國家的國有運動是與工會運動密切地結合着的！也可以說，工業上的新民主主義是實現國有化政策的絕對必要的條件！

五　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與必要

最後，我們就接觸到這樣一個問題了：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既能順利推行，將來是不是可能和平走上社會主義之路呢？我認爲是可能的。在第一節裏，我已提到：當國有的領域擴大到一切生產手段的時候，一個社會才可能變質爲社會主義社會。現在，東歐各國的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政策，基本上雖是主要生產手段的國有，但它是繼續發展的。從主要生產手段的國有到一切生產手段的國有，中間雖還隔着一段距離，但這距離是一天天縮短了。新國有法令頒行前的捷克，國有的領域，祇佔工業生產的68％，但新國有法令頒行後，國有的領域已擴大爲90％了！匈牙利也是一樣，在新國有法令頒行後，國有的領域也從65％擴大爲78％了！這告訴我們：隨着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國有的領域是會一天天擴大的。國有的領域愈擴大，工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必然會發生更大的決定作用。由於「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勞工階級既能決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也必然會支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發展。所以，當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發展到最後或最高階段——即一切生產手段屬於國有的階段——的時候，新民主政權也一定完全掌握在勞動階級手裏，（到那天，智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社會地位，

才完全平等。因而，政權操在勞動階級手裏，也就是聯合握在全體智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手裏。）這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一個社會，在經濟上發展到一切生產手段屬於國家所有，在政治上又發展到無產階級專政，它當然已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我們從新民主國家國有化政策的發展形態來看，相信這是一個必然的演變過程。捷克總統貝奈斯在簽署國有法令的時候，曾這樣昭示捷克人民：「我們有勇氣來開始這一個進步的社會主義政策，我們充份認識了這個責任。」（見 Nationalization in Czechoslovakia，頁八）這當然不僅是捷克人民的責任，並且是東歐人民的責任，也可說是接受新民主主義洗煉的世界人民的共同責任！因而，從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政策和平走向社會主義，不但有「可能」，甚至還可說是「必然」的！

其次，我又認爲：從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政策和平走向社會主義，不僅有「可能」或「必然」，並且還有着它的「必要」。歷史的眞理，既註定了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死亡與社會主義社會的誕降，那麼，從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蛻變爲社會主義社會，能不流血或少流血，總是人類的幸福！（在某些場合，如非流不可，那也祇好流了！因爲，流了能走向社會主義，總比不流而停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要勝過多多。）從東歐新民主國家國有化政策的實踐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我們更體味到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的「必要」。不過，我們却不能忘記一點：在新民主國家所以存在着這樣的「可能」，是因爲有一個革命的新民主政權的存在。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革命的新民主政權，那麼，和平走向社會主義是毫無「可能」，因而也無「必要」的根據了！

總之，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政策，祇能逐漸清算經濟剝削的生產關係；祇有當一個社會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才能把人類社會裏的一切經濟剝削關係統統消滅乾淨！在理論上，一下子把一切生產手段收歸國有，馬上進入無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再理想沒有了！不過，這祇有在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即生產手段集中在極少數金融寡頭手裏的國家），才有它的可能（由無產階級發動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所謂流血的社會革命。）而在一個前資本主義社會（包括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由於生產手段所有權的分散，要一下子收歸國有，雖不能說絕不可能，但在實踐中，將會引起更大的經濟苦難，並且會暫時阻滯生產力（工業化）的迅速發展。東歐新民主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既都沒有越過前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捷克除外），它們要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也唯有通過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政策了。所以，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政策又是一個社會從前資本主義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一條「可能」的與「必要」的道路！

一九四八・五・二十於倫敦

華萊士與第三黨

慕松・植東編譯　綠林書園出版

基本定價七元　照定價三萬倍計算

本書是關於華萊士與美國第三黨的著譯。全書分三部：（一）分析華萊士組織新黨參加競選的原因、現勢及其前途，並對美國政黨制度與「自由份子」作極其有力的批判。（二）華萊士宣布競選以後陸續發表的重要論文，分別闡述他的主張與內外政策，都是國內報刊所未曾迻譯過的。（三）美國自由主義者對第三黨運動的批評，包括「下午報」「民族」週刊與「新共和」雜誌編者的意見。本書思路謹嚴正確，譯筆信達生動，堪稱精彩之作，讀後尤覺可信。

本社代售　歡迎函購

本社特約經售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

中國經濟年鑑

狄超白主編　定價一百七十萬元

香港太平洋經濟研究社出版

新書到滬　研究本國經濟問題者咸宜人手一冊

這是一本最新而最有系統的中國經濟年鑑，去年問世後曾獲一致好評，今年內容更較上年豐富，茲爲優待本社研究經濟問題之讀者起見，特限本刊讀者優先訂購（同業恕暫不供應）。特價一百三十萬元發售，外埠郵費另加，航掛二十萬元，掛號三萬元，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從紐約看美國

劉尊棋

今年是紐約建市的五十周年。在這樣年青的城市中，八百萬居民沒有十分之一是居住了三代以上的。但每年中到過紐約的人，總計有全美國的人口那麼多。所以在紐約，人人都有些做客的感覺。

有人說，紐約是美國一切現象的縮影，同時也是美國一切現象的否定，因爲它有許多不屬於美國的特點。這本是可以應用到上海、香港、倫敦、巴黎或任何大城市的一句話。不過在什麼事情上都要做到世界的「最」字的美國，在紐約就特別顯著了。

「紐約客」是來自七十個不同國度的人民。他們有一百多不同派別的宗教，有二百種不同文字的報紙。他們說着八十三種不同的方言。紐約聖經會也就用那麼多不同的話印成聖經。

這許多不同的種族、語言、風俗習慣的人，無形中把紐約分成爲若干不同的地區。例如中國人聚居的「唐人街」和義大利人住居區相毗連。俄羅斯人區附近有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人住區，這些都是在下半城。靠中半城則有德國人區、瑞典人與丹麥人區、還有敍利亞人區。靠下半城則有西班牙人與古巴人區。另有一個很大塊地區幾乎全是黑人和普瑞托立哥人，那就是有名的「哈蘭姆」。這些不同的居民區都是在紐約市五個行政區中最主要的一個曼哈頓島。在另外一區布魯克林，則大部份是各國來的猶太人。

提到「哈蘭姆」，紐約有紳士區的人大都望而却步。紐約六十萬黑人中，一半以上都住在這裏。我一到紐約，有些朋友就警告我，那裏是去不得的，因爲白晝都會搶人。有的還引述了一些被搶的事件。但我單身去了幾次都未出事。

住在哈蘭姆區的並不都是窮人，不過這裏既成爲「黑帶」，垃圾多，窗口晒着衣服，赤脚的孩子抓糖菓吃，自然構成和許多上層住宅區不調和的現象。後來我發現每一個大城市都有這麼一個「黑帶」。

受到排斥，就蓄藏反抗。美國衆議院中僅有的兩個前進議員都是紐約哈蘭姆區造出的——馬堪多尼歐和埃薩克遜。

我離開紐約前曾到哈蘭姆拍幾張照片。在街角上遇到兩個工人模樣的黑人。我要求他們進入鏡頭。一個矮些的不好意思地走開了。另一個高大的看了我，便向他大笑，並且高聲說：

「喂！這個中國人，他們在打着內戰，我們不是也快了嗎？哈！哈！哈！」

我驚異地過去問他，他的話倒底是什麼意思。他忽然嚴肅起來，說：「你不懂麼？我們都是連狗也不如的人（Under-dogs），誰知道什麼時候就要幹他一場。幹起來時，不是和你們的內戰一樣麼？」

紐約市所有的馬路如一條條接起來，等於橫貫全美國兩倍的長度。曼哈頓的街道排列得像圍棋盤一樣的整齊。只有一條叫做百老匯的長馬路從西北站針通到西南端，在市區內造成許多三角形的「方場」。最熱鬧的方場要算在「時報方場」，就是紐約時報前面幾條街交叉的中心。雖說是方場，但日夜都擠滿了車輛和行人，緊張萬狀，幾無隙地。這一帶也就是劇場和影院薈集的所在。去年除夕在時報方場湊熱鬧的人，警局估計有三十萬。單身女子都不敢去，因爲那天晚上任何男人強吻一個女人都可以不受罰。

方場是小人物休憩的場所。有許多長凳。沒有風雨的日子，長凳上總坐滿了年老和失業的人們。在炎夏天，這些長凳便成爲無家可歸的人的臥室。紐約中山公園裏外的長凳，夏天每日有一萬以上的人過夜。

無家可歸的人的另外一些臥室，是地下電車站和電影院。地下電車化五分錢最長可坐二百六十六哩，夜間照樣開行，坐客少，有人便在長凳上睡一夜，清早爬上地面來。便宜的電影院有兩角錢可進去，從一早不斷地映到後半夜，到裏面睏覺，比付任何租金都便宜，醒來還可以看一捲片子。

但是最生動的方場是聯邦和哥侖布兩個方場。每天黃昏都有好多「肥皂箱上的政客」演說。每一個演說者的聽衆也許只有兩三個，也許一兩百。太陽西沉後，三五成羣的人圍住幾個手舞足蹈的演說家。有些鄭重其事地弄一張椅子，椅背上插着一面星條旗，人站在椅子上講，旁邊還有發散傳單小册。有的眞地站在一個肥皂箱上。但大多都立在平地上。

演說的人有時很容易被發覺是屬於某一個政黨的，有時則聽了他講十分鐘還弄不清他倒底主張些什麼，反對些什麼。這一組像在聆聽一個紐約自由黨的發言人。那一組中像是個托派在叫囂，旁邊一個老女人散發着「新領袖報」。他的旁邊也許是個共產黨的演說者，也許是一個禁酒派。聽衆大體上是嚴肅的，常常也打斷演說者的話。插進一個譬喻，表示強調同意他的話，或者提出惡意或善意的質問，那時聽衆中另外也許有人會阻止這個多話的人，於是就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從來沒有一個民主黨或共和黨的人在這些方場演講。全國七千多報紙和所有無綫電台都控制在他們手中。兩黨在紐約市有五百以上的俱樂部。他們無需在這樣的方場上浪費精力。

有一天晚上在百老匯散步，我碰到一羣人在街口騷動着。原來有兩個美共黨員在演說和散發小册子，給一羣惡少搗亂了。他們把未散掉的小册子搶過去撕毀在地上，然後一哄而散。

我走進人羣中時，一個作看熱鬧狀的人說：「沒有什麼！打康米斯（美國污辱共產黨用的渾號）！」

我像是看到了暴風雨前的一片烏雲，又像置身於「柏林最後列車」中，描述的景象。

高熱的政治氣候，貧窮的深淵，罪惡的森林，財富的金字塔，虛榮和享樂的迷宮——構成了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的百貨店。在這個大百貨店裏，「保持忙碌」成爲每一人生活的必要原則。從證券交易所到地下電車，人人都像抓住一分一秒鐘在忙碌。有錢的忙於享受。小人物也只有忙碌方能生活，和忘掉生活的苦悶。一個東方人在這裏感到沒有精神生活，又做不到美國人那樣有事和無事忙，就會覺得悵惘。

一百零八層的摩天樓「帝國大廈」，付兩元美金可以登樓頂瞭望全市，心曠神怡。兩年來有三十幾個人却從這裏跳下自殺。於是樓主爲保持名譽計，訓令全體職工，特別是開電梯的人，注意上去的人是不是「很忙碌」的樣子。倘如不是，則可斷定他有沉重的心事，要跟蹤他，避免他跳樓。根據這樣的指示，去年抓住了好幾個正要跳樓的人。在紐約，你要避免別人注意，不忙也要裝忙。

一個不算頂有錢的公司經理，住在紐約郊外。早晨九時起身後，吃了早點，爲了省去駕一小時汽車時間，就在自己茶桌上面對着一盃咖啡，打開對話機召集他的公司高級職員舉行每晨例會。每一個職員的口頭報告，他都聽到，自己就在家裏發出指示。對話機一關，就要忙着和他的在南方海岸避寒的董事長通長途電話。緊接着收無綫電每小時一次的新聞廣播。再把報紙翻個十來分鐘。祕書來了，趕忙提醒他今天的約會，和這個暗中替他安排好的新約會，其中可能包括四次飛機的旅行。然後拿起錄音盒，口述一二十封信和電報，交給祕書去打好發出。

他要高興，這時可能驅車到公園裏看看，否則附近的火車站已有一輛自備的專車替他掛好了。午後起碼有一個業務會議，兩個茶會，三位要和他談話的分公司經理。如果太太不來要他陪到第五街看新製的帽子，又沒有特殊約會，便約好一個女速記員或女演員到一個法國酒店去晚餐。夜間回家以前，還要和她一同到一個共和黨俱樂部去玩玩。在那裏也許正在「馬丁尼」酒和爵士舞的間歇中決定了州議員競選的候選人。

這樣人的心臟和頭腦是在紐約下半城一條狹短的「垣街」。這一條不滿五百米的短街，支配着他們、全美國、以至整個舊世界的動脈。除了最大的銀行外，這裏有美國財政大樓摩根世家大廈和與它斜對面的美國證券交易所。這裏有世界第三最高的華爾陶勸大樓，和六十五層的曼哈頓大廈。走在那不滿二十碼寬的垣街，很像置身在中國西北黃土高原的狹谷裏一樣。頭頂只望到一綫灰藍的天空。

垣街在辦公時間內擠滿了形色匆忙的商人，但下午五時以後或星期六和星期天，則沉寂得和墳院一樣。爲紀念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美國第一任總統宣誓就職而在原地點建起的瑰麗的華盛頓銅像，和這周遭醜惡的巨石與鋼骨堆積起來的建築排列在一道，成了極不調和的對照。這些建築物的外觀是如此之堅固，眞的給人一種印象，覺得這金元帝國是永遠不可摧毀一般。但是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形上和骨子裏都是可以摧毀的。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中午，恰恰就在摩根世家大廈的面前爆開了一顆大炸彈，一時濃烟、碎石、鋼窗、鐵塊，儘管天際，死傷一百多人，半條垣街血肉橫飛。事隔九年，美國經濟危機爆發了，這也是在這同一地點燃起的。現在這裏正埋藏着另一顆更大的經濟危機的定時彈。人們都在屏息靜待它的最後爆發，那個日子已不在遠了。

紐約是一個高血壓的人。它只能生在豐富和平穩的氣氛中。美國幾乎有一半出入口貿易是經過紐約的港口，每年吐納一萬三千隻巨輪，裝卸六千萬噸貨物。試想一想在一個對外戰爭中，紐約港一旦毀滅，美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紐約的八百萬人口每年要消耗十六億多磅肉，五億磅魚，二十五億七千磅黃油，七千四百磅「知士」，二億四千磅家禽，二億打雞蛋，十六億「夸脫」牛奶和奶油，二十萬火車的菜蔬，內中包括二萬多車蘋果，七萬多車番茄，三萬車花生。紐約每天消耗九萬八千噸煤，四百萬加侖石油，以保持全市的煤氣、熱水管和電力。在冬天，任何住居的樓房裏倘若氣溫底於華氏六十度，房客可以向法院控訴業主。隆冬外面的氣溫在零度下十度，紐約客在房裏一律是穿單衣的。他們是這樣飽暖慣了的。去冬紐約大雪阻途，燃料不能按時運入市內，布魯克林區有一些樓房的熱氣管忽然停了，立刻就凍死了人。試想一想？在一個運輸工人總罷工情況下，紐約還會有活人住嗎？

紐約有四萬三千個電梯，每天搭載一千五百萬客人。這些電梯升降的長派如一個個接連起來，一共長一千六百哩，每天升降的總行程有十二萬五千哩，等於從地球到月球的路途走了一半。有一個幹出版工作的朋友，費很久時間方在一座大廈的五十三層樓上租到一個寫字間。我常常想問他，萬一電梯工人罷工了，你怎麼辦？紐約有三億左右的地下電車搭客。偌大的市區，我不敢想像地下電車工人罷工的景象。

支配着美國命運的，到底是「垣街」的主人呢？還是這些沒有名字的小人物？

時代與人物

蘇聯新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

馬立克

葵軍

蘇聯外交馬立克(Jakob A. Malik)繼葛羅米柯出任蘇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這一消息的宣佈，正當史莫換文以後幾天，一時曾傳說紛紜，有的說這是蘇聯「和平攻勢」的一個步驟，有的說這是「蘇聯外交由歐洲轉移至遠東的象徵」。其實，馬氏赴美的護照早在史莫換文以前就已申請，這似乎和美蘇的和平談判沒有直接關連。但是當蘇聯外交在國際天平上的比重日趨加重的今天，世界人士矚目於馬立克，這當然是不無原因的。

馬立克是蘇聯少壯外交家之一，素以幹練著名。一九三九年任蘇聯駐日大使館參贊，一九四二年正式任駐日大使。在第二次大戰時期中，他一直沒有離開過日本。蘇聯對日宣戰書，是由他向當時日本東條政府遞交的，幾個月後，日本向盟國的投降書也是由他轉致蘇聯政府的。當麥克阿瑟進駐日本時他還在東京，一個月後，他由日返國。馬立克是蘇聯有數的遠東問題專家。

自從由東京回到莫斯科後，他一直在蘇聯外交部任職。一九四六年曾任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蘇聯代表的政治顧問，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正式被任命爲蘇聯外交次長，繼羅索夫斯基(S. A. Lozovsky)，負責蘇聯遠東方面的外交事務。他曾兩度榮獲列寧勳章，一次是在一九四四年，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

馬立克的「身胚」比葛羅米柯大，結實而魁梧。在聯合國代表團的休息室裏，他同他的同僚和聯合國的辦事人員間混得極熟，有一個聯合國辦事人員說，他和馬立克相聚了一星期比和葛羅米柯相聚了兩年還對他更瞭解。他常常從容而高聲地大笑——這却剛和嚴謹的葛羅米柯相反——見了人就握手。最使新聞記者和其他代表人員煩惱的是，他雖然話說得很多，可是總是不着邊際，常常使他們摸不着頭腦。

這次是馬立克第一次到美國，自從他抵紐約後，一直住在紐約，至今還沒有到過別的地方。最近，他顯然對美國總統競選頗感興趣。當聯合國中的老手們，估料誰是未來白宮的主人時，他總是收住了笑容，專心傾聽着別人的談話。

美國新黨成就的檢討

美・華萊士作
小魚譯

一

新黨誕生到現在有四個月了，檢查一下它的健康與體重該已到了時候。在紐約與芝加哥贊助新黨的熱情正方興未艾。這點原在我意料之中。我所沒有預料到的是在若干中等與較小的市鎮內竟也有如此熱烈的興趣；這情形在四月十日曾由芝加哥會議表現出來，該會有來自四十州的代表參加。

在那次會議上有一點事實第一次爲每一個人顯示得十分明白，即有計劃的脅迫運動並不見效。良好的美國人對美國的恐怖主義與爲偏見的呼召，頗爲憤恨。以暴力或更間接的干涉來破壞我們新黨所進行的和平運動的企圖只足以加強我們黨人的決心，並打開我們黨以外許多人的眼界。人們明白了這種對於新黨的攻擊也就是對基本公民自由的打擊，同時他們更清楚了爲公民自由的鬥爭是維持和平的工作的一個主要部分。

對我們黨的攻擊正是對它的重要性的一種讚揚。在我國歷史上，從沒有另一個第三黨能如此迅速地爲那些老黨的反動派認識其重要性。造謠、暴行與報界的抵制都是新黨所要克服的問題。它們並沒有令我們吃驚。相反，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不惜犧牲他們的職業、社會地位甚至私人交誼，起來支持我們的和平方案，因爲他們知道，他們這樣行動，不算少數，而是他們幾千百萬同胞的希冀與想望的代表。

這種毅然接受反動派挑戰的精神已有不少有力的例子，而今後爲了民主正義的偉大傳統與遵從我們國家的法律一定還有許多挑戰須予應付。我已經報告過，伊文斯維爾學院的聖經與哲學教授派克博士（Dr. George Parker）已被辭退，就因爲他在我發言的一次會議上做了主席，有兩位奧克拉荷馬州的女代表在來參加我們芝加哥會議的途中被公路警察所截阻，因爲她們曾爲我們在奧克拉荷馬州的請願書徵集黑人簽名。警察向她們提出的詢問有力地暗示他們係由私通電訊中獲得關於她們活動的消息。當她們的汽車在搜查中被翻拆得體無完膚時，一支奧州議員候選人的流動競選列車，高懸「白人至上」與「基督美國」等旗號，疾駛而過，毫未受到阻擾。

諸如此類罪惡昭彰的迫害正鍾煉了出席芝加哥會議各代表的決心，要爲美國的公民自由，加倍他們鬥爭的努力。在其他各地，我們的人員也遭受到挑戰。舉例說，在匹茨堡，新聞報曾在第一版刊出了當地簽名於我們在賓夕文尼亞州請願書的人們的姓名，希望藉此增大若干報紙所教唆的歇斯底里亞。有人告訴我說，新聞報曾打電話給各簽名者，建議他們撤回簽名。可是所從者屈指可數。

我們的支持者的戰鬥精神也曾表現於伊文斯維爾，該地來參加我演說的會議的人們曾衝過無賴毆打的包圍，而且驅逐暴衆中的首領，還是由我們的地方領袖們制止的。在伽萊與印第安納波里斯兩地，我也感到這種戰鬥精神，那裏我們支持者巨大而熱烈的集會正是對伊文斯維爾有組織工人暴徒的一個有效的答覆。這事件是印第安納州人民的愛國主義與良好觀念的一個宣揚，並使該州許多顯著人士爲伊文斯維爾的騷亂深感不安。

我們大多數委員會與新黨組織也必須每天應付例如我們阿爾巴馬州工作者所說起的歧視事件。在該州，當地的政客曾拒絕我們的人員利用公共建築作爲會場。我們的人員不能租到辦公室，被迫在任何能找到一張椅子與放一架打字機的地方工作。當地的報紙不僅拒絕報道我們會議的新聞，而且企圖把我們與共黨連系起來，藉此以嚇退若干人原來可以給我們的公開支持。雖然如此，我們新的請願運動正如火如荼地擴展着，而五月四日已被定爲舉行建立阿爾巴馬進步黨的代表大會的日子。

參與芝加哥會議代表有四百人，係來自新黨機構業已活動的四十五州中的四十三州。這四百多代表都是律師、商人、職工會的會員與領袖、婦女、大學教授、黑人、農民、自由職業者與退伍軍人。這中間雖然有不少是爲進步思想而久經奮鬥的戰士，但是重心還是在青年與一般黨人。中間有不少人還是第一次參加政治運動。各地與美國人口中各部分的代表，不論年老與年青，他們創造着一種我們前所未有的共同目的與信念的感覺。

在新黨建立中，黑人公民担任着領導的角色，而在南方，他們的工作特別重要，我們的黨在南方正列身於爲平等與非隔離（Non-segregation）的鬥爭的最前線。舉例說，在喬治亞州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打破阿特蘭達隔離條例的努力。

南方的白人時常說，他們爲黑人做着「好事」，不應受到干涉。這情形與我們一位喬治亞州的工作者的態度正好成爲一種對照，這位工作人員說：「在新黨運動中，黑人是在爲白人工作。我要求黑人對他們的貢獻具有充分信任，而全國都能予以重視。」

在全國各處，新黨獲得黑人熱烈歡迎。他們並不僅僅把它當作一個可投以抗議票的機構。他們把他當作爲他們權利奮鬥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而他們參加，不僅算是一個投票集團，而是一批戰鬥的同人。

泰勒夫人（Rebecca Styles Taylor）曾對芝加哥會議發言說：「美國的黑人婦女已不再像鐵籠內自喙翅翼的無助的小鳥。他們將無所畏懼，不稍妥協，作運用其投票權利的自由公民。他們將使用他們的選票，以制止濫殺我們同胞的子彈。」芝加哥的「南方會」的黑人婦女曾出於自動，特別爲我舉行一次歡迎會，由此可見她們決心使新黨成爲她們的黨派。

黑人對於那些老黨派已不存什麼希望，因爲這些黨縱容「白人第一」思想的復活，奉行「白人至上」，並且結成所謂「君子協定」，不爲黑人的平等權利與機會立法。

在瑪利蘭，新黨的三個議員候選人中有一個是黑人醫師凱伯，他是該州歷史上競選官職的第一位黑人候選人。

在山安東尼地方，有一位新黨的候選人蘇敦最近被選充市的學校委員會委員，這也是德克薩斯州黑人充任高於民主黨內選舉區區長更高的選任職位的第一次。

在費勒得爾非亞，有位卓越的黑人法官蘭尼，是第四區進步黨競選國會議員的候選人。

另一位傑出的黑人凱貝爾博士將在新澤西州以我們選票去競選國會議員。

在阿爾巴馬州，黨的十七個選舉人中有七個是黑人。在加里福尼亞州，獨立進步黨正擁護黑人競選國會議員。

我們極以黑人爲建立我們共同的黨所抱勇氣與魄力而驕傲，黑人在這個黨內不僅爲他們自己的權利，也爲着所有自由美國人的權利而奮鬥。

二

我對於在我們的運動中婦女的領導能力與活動大爲感動。全國各地婦女的參與由芝加哥會議充分反映，該會曾有三十州的八十位女代表出席。二十二州的女代表組成了我們的婦女部。在加利福尼亞州，所有各方面工作的三分之二是由婦女在進行，而由我們支持競選國會議員的黨人中有八位是婦女。

在南方，婦女特別活躍。在奧克拉荷馬州，八千個簽名於該州請願書的簽名者中，有二千位是兩個婦人徵求得來。在喬治亞、路易斯安那、北卡洛林納與密蘇里等州，我們的州指導員都是婦女。同時在所有其他有我們組織活動的州裏，婦女也都佔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好些這些州中，我們黨正提名並竭力擁戴婦女候選人競選官職。

我相信婦女們參加新黨，如此積極，係由於他們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具有重大的利害關係。婦女養育孩子，不是爲充砲灰的。她們對於兩黨擴大通貨膨脹的陰謀痛心疾首。因此她們正是我們黨的領導與全體人員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時，在我們黨裏，婦女是眞正的公民，而不僅是大選年才被哄騙的一羣選民。

新黨也是外國生美國人與他們子女的集團的中心。他們雖然以美國作他們的新家，可是事情出於自然，他們仍舊希望保持並發展他們自已的文化傳統。在新黨方面他們發現一種與那些老黨大不相同的態度，因爲老黨都判令這些集團常年受歧視與窮困，而只在大選日之前才欺之以空洞而虛僞的諾言。

這些民族集團由於認識並贊成我們的態度，曾爲組織新黨的最初努力作過千辛萬苦的工作。舉例說，在許多重工業的社團中，那些頂上的工會領袖一向反對我們的運動，而担任領導的就是他們。在芝加哥會議席上，有屬於二十三個民族的代表參加，而且有十三個民族團體業已成立。在西南部，有五州的西班牙族美國人曾對新黨熱烈響應，而在加利福尼亞州有三位西班牙族美國人正由我們支持競選國會議員。

工人對於新黨的態度曾由一位出席芝加哥會議的任工場管理員的代表說明過，他說，「這是我們的黨。」幾乎所有與會的工人代表都是下級人員的領袖，反映着他們同業工人的認識，即他們對於那些老黨已不存希望，能預料到的只有他們的利益與他們的經濟與政治權利被進一步的出賣。有來自卅二州的代表們代表着卅多個工會，其中包括「勞聯」「產大」、「鐵路工人互助會」以及其他組織。他們組成了一個勞工部，選出了一個執行委員會；以「產大」電機工人聯合會的會長費茲吉拉特爲主任委員。

我們的工人支持者的希望是高的，而他們的計劃是合情合理地富於雄心。他們計劃在每個重要工廠與國內各社團中組織新黨委員會，以便爲贊助各處選舉中我們的選票獲得簽名，並推動一個全國性的登記（指參加投票的選民登記——譯者）運動。他們所以支持我們是因爲我們贊成組織工會的權利，贊成眞正的集體談判，贊成提高生活水準與改善工作條件，並贊成以一個強有力的勞工運動作爲一個眞正而強有力的民主政治不可或少的要素。

他們正遠離那些老黨而接近我們，因爲他們認識在他們爭取和平世界的經濟安全，與反對塔虎脫——哈特萊法案與施行禁令的統治的工作中新黨是他們有力的政治武器。

這時候新黨的一張損算對照表顯示在各州組織方面有些差異，舉例說，伊利諾州的進步黨由於在芝加哥與鄉區建立選舉區與郡的組織，從而獲得了實際的政治教訓。它將黨立基於芝加哥的區組織確是進行一種眞正有訓練的努力，而且是建立着一個應付眞正問題的機構，這類問題例如徵兵、和平、軍事化與通貨膨脹等。

在加里福尼亞，像在紐約、賓夕文尼亞、新澤西一樣，我們已經列名於選票。加州的獨立進步黨在七個月以前已開始它的工作，指導的倒不是一個大市的競選活動，而是集中於較小市鎮與鄉區的運動。這個黨徵集了將近五十萬的簽名，現在他正鞏固其組織，並在每一區建立俱樂部。

三月七日，賓夕凡尼亞州新黨在約克市舉行的成立大會曾被哈里斯堡的「夜報」稱爲賓州前所未有的最大政治集會。它正計劃於五月間設立一個「政治行動學校」，該校將有大約四百人入學。

麻薩諸塞州的進步黨已經把我們的傳單印成四種文字。它的成立大會曾有一百二十二個市、鎮與村、二十個民族團體、五十個工會支會、四個教派、二十個學院與八十六個學校的代表出席。

在華盛頓州，進步黨的各種勢力盼望在該州五個國會衆議員中至少選上三個，一個州長，若干郡以及以下各級機構首長。在西雅圖州一個區中間，卅二個民主黨的選舉區委員中有二十七位已辭職，參加了我們的黨。

在其他各州，可資對照的是組織工作正在開始，而有許多遭遇着法律、經濟之類的難題。在尼華達，在人們聯合起來爲新黨工作以前，還沒有一個進步的組織。尼華達的進步分子是一些沒有訓練的力量，當他們前進時正被迫獲得領導的訓練。在南卡洛林納，我們預料參與競選是並無困難，由於「我們自己將去印刷選票。」在該地選票送交投票處，並經公開點數。南卡洛林納正是全美唯一沒有祕密投票的州，因而新黨黨人勢將眞正挺身而出，發出力量。

北卡洛林納州的選舉委員會最近公佈管理第三黨組織的新規程，目的在把我們摒諸於選舉之外。法律規定要使一名新黨候選人列名於選票，須有一萬名合格選民簽名。選舉委員會規定核算請願書上的簽名，每名收費一角。

在全國各地，新黨前進途中正被加以法律與超法律的種種困難，但是它們正在克服中。在芝加哥會議席上作報告的每一個州指導員都確信在他那一州，我們將列名於選票之上。迄達我們全國性組織的報告顯示，在十一月的大選中我們將列名於四十六州的選票。

從全國各地個人的報告中知道，有各界人士都參加着新黨的建立，這是令人興奮的。舉例說，在明尼蘇達州有一個「藝術．科學與自由職業委員會」形成領導的中心。在同州，「明尼蘇達獨立選民會」的婦女團體已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同時「產大」會員也創辦了一個勞工委員會。一個全州性的農民委員會正與其他各團體取得合作。

在衣阿華州，進步農民扮演着首要的角色，但我們也贏得着工人的支持，工人對該州採行的反勞工立法大爲憤怒。

我們局面寬度的典型是紐澤西州的情勢，那裏我們的議員競選人包括三個「產大」領袖，一個汽車工人，一個鋼鐵工人，一個農民領袖，一個傑出的黑人與三個婦女。

芝加哥議會的教訓是和平，自由與經濟安全都是可以獲得的。新黨正在組織並獲得全美人民的支援。新黨的消息雖然大部被各主要報道工具扣留，但仗着它步行戰士不息不倦的努力仍將達到人民。他們正明言反對戰爭計劃，並組織他們的鄰人參加爲爭取和平的鬥爭。

在新黨裏，美國人民將了解眞理。他們將識透謊言與戰爭歇斯底里亞。他們將站立起來與發出力量。新黨爲人民的黨，將獲有眞理與羣衆的力量。我們的運動發動只在幾個月以前，而業已獲得這樣大的動力，終於成爲國內重要的政治力量，我報告這點事實，深以爲快。我們已不再是少數派。人民正在列隊前進並加入新黨，他們將寫下本國今後的歷史。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

準於本月下旬出版

世界現勢圖解

金仲華編　朱育蓮繪

內容一般

(一)聯合國—「天下一家」的理想
(二)進入原子時代
(三)美蘇之間—從一個世界到兩個陣營
(四)北極—世界的十字路口
(五)南極—國際爭奪中的新大陸
(六)世界石油戰
(七)阿拉伯人的世界
(八)中東—石油戰場
(九)巴力斯坦的鬥爭
(十)美國扶植日本復興
(十一)英國—有限度的社會主義
(十二)戰後世界中的英帝國
(十三)美國式的民主
(十四)戰後美國的擴張
(十五)蘇聯的新五年計劃
(十六)戰後世界中的蘇聯
(十七)兩個歐洲
(十八)對德和約問題
(十九)動盪中的法蘭西帝國
(二十)戰後義大利的問題
(二十一)非洲—殖民地大陸
(二十二)拉丁美洲的政治動向
(二十三)東南亞洲—在民族運動的巨浪中
(二十四)中國與日韓
(二十五)印度與巴基斯坦

歡迎定購

去年三月，本社出版金仲華編著、朱育蓮繪圖的「第二次大戰後·世界政治參攷地圖」，數月之間，銷售達萬餘冊，獲得出版界與讀者的一致好評，繼那本書之後，「世界現勢圖解」又將與讀者見面了。全書六萬餘言，比「世界政治參攷地圖」更爲詳盡，更要通俗。不論是本刊的老讀者，或研究時事問題者，以及每一個大中學生，是必備一冊的。全書用米色道林紙精印，封面用重磅木造紙，三色套色，美不喻言。

地圖取材新鮮
表解美觀醒目
文字說明系統化
閱讀參攷都適用

優待讀者辦法

(一)本刊直接定戶七五折
(二)非定戶八五折
(三)學校、機關、團體合購十本以上七折·五本以上八折

定價每冊十八元（五萬倍計）
外埠另加郵費　航十萬元　掛三萬元

（本優待辦法以直接來社訂購爲限）

世界知識社出版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